

杜

詩

闡

杜詩闡第七卷目

移華州祿

題鄭縣亭子

望嶽

早秋苦熱

留花門

觀安西兵

寄高詹事

遣興

遣興

九日崔氏莊

東山草堂

寄李白

懷鄭司戶

至日

冬末之東都

姜少府設餼

戲贈秦少府

呈揚綰

胡馬行

觀兵

憶弟

得舍弟消息

不歸

洗兵馬

新安吏

石壕吏

新婚別

老別

無家別

杜詩闡卷之七

同學王日藻却非氏

華亭盧元昌文子氏述

武林弟 璉漢華氏訂

出華州詩 乾元元年

至德二載甫自金光門出間道歸鳳翔乾元自從在
遺移華州橡與親故別因出此門有悲往事

公奉謝口勅狀云臣以陷身賊庭憤惋成疾實從間道
獲謝龍顏此間道也與親故別即喜達行在詩中所親
驚老瘦之所親述懷詩中
親故傷老醜之親故也

此道昔歸順西郊胡正煩至今猶破膽應有未招魂

因句
間道

近侍歸京邑移官豈至尊無才日衰老駐馬望千門

四句自拾
道出華州

此金光門外之間道我曾從此歸順本朝者此時賊滿西郊於萬死一生中脫身來赴至今思之膽爲破魂爲驚我至德二載間道歸鳳翔出金光門如此當時麻鞋見主涕淚受官扈從還京身居諫省豈料今日諫官不終復移華椽展轉思維夫豈至尊之故亦無才使然也自恨無才中道背棄光年日衰老長與君辭從此金光門一出青瑣朝班滄江入夢長安宮闕北斗空瞻我乾元元年從拾遺移華椽又出金光門如此○此道卽間道從此道歸者爲順不從此道歸者爲逆當時從此道歸者有幾人此道昔歸順句非漫下時房琯忤肅宗公因房黨故出華州似移官亦至尊之故忠臣去國不懟其君詩之可以怨者

題鄭縣亭子

鄭縣亭子澗之濱戶牖憑高發興新雲斷岳蓮臨大路天

晴宮柳暗長春

四句題鄭縣亭子

巢邊野雀欺燕花底山蜂遠

越人更欲題詩滿青竹晚來幽獨恐傷神

四句感懷

華州鄭縣有西溪亭在澗之濱憑高一望詩興發矣於雲斷處見岳蓮朶朶下臨姚鵲屯兵之大路於天晴時見宮柳垂垂直臨高祖偶舍之雜宮亭景如此惟是蒲官去國寂寞無徒最可憎者野雀從巢邊羣來欺燕燕何恨於雀受傷至是尤可畏者山蜂從花底運來越人蜂何恨於人不留情至是題亭而後更擬題竹無奈謫官寡樹幽獨傷神始焉憑高發興晚來與盡忽止耳○羣小猶野雀山蜂也公被謫而出故有感於野雀欺燕公出金光門以來業遠羣小猶恐不免故有懼於山蜂越人幽獨傷神正畏此耳

望嶽

西嶽峭峻聳處尊諸峯羅列似兒孫

二句嶽

安得仙人九節

杖拄到玉女洗頭盆

二句望

車箱入谷無歸路箭栝通天有

門二句應

稍待秋風涼冷後高尋白帝問真源

次聯

西嶽嶒峻其巒絕處為衆峯尊故衆峯輔於下者如見
孫羅列然我欲一躡其頂奈無王烈九節之杖直到玉
女洗頭之盆耳最探險者車箱峽入谷杳無歸路極窄
狹者箭栝嶺通天僅有一門何日始登庶幾秋風涼冷
白帝司令為西嶽本命時此時直躡峯頭真源可問亦
何須九節杖亦何止到玉女盆而已○公出華州以見
愠羣小不得於君故寓感於望嶽曰安得仙人九節杖
悲青雲無柰也曰車箱入谷無歸路喻人情險難也曰
箭栝通天有一門分明望君門今九重欲向重華陳辭
也故遂結曰稍待秋風涼冷後高尋白帝問真源何以
待涼冷後時小人之相方張也意者移官豈至尊公反
覆思之未得其故故欲向白帝問真源按西嶽為玄宗

命本

早秋苦熱堆案相仍

月六日苦炎熱對食暫餐還不能

二句每愁夜中

足蝎况乃秋後轉多蠅

二句

束帶發狂欲大叫薄書何急

來相仍

二句堆案相仍

南望青松架短壑安得赤脚踏層冰

結苦熱意

秋令苦炎食不上咽而况蝎蠅又投間抵隙也天蝎木
毒蟲至夜而集物之陰者青蠅見刺於風人適從何來
乃集於此此時束帶視事已欲狂叫何堪薄書紛乘堆
案盈几何以解此熱青松短壑間層冰堪踏其如南望
未能卽得何○當時朝中小人如玉璵崔圓又有李輔
國之奸惡其爲蝎蠅不一而足公憂讓畏議不能顯斥
托之此物束帶發狂卽陶潛不肯束帶見督郵意薄
書何急卽嵇康絕交書七不堪意總是棄官之思

畱花門

至德二載九月朝廷用回紇兵以討賊旣收兩京葉護
奏以軍中馬少請留其兵於沙苑自歸取馬此詩之作
當在軋元元年秋公主旣嫁葉護馬還長安時因詩中
有胡爲傾國至公主歌黃鶯二句也按史軋元元年秋
七月肅宗以幼女寧國公主妻回紇可汗送至咸陽公
主語訣曰國家事重死且無恨是歌黃鶯八月回紇可

是傾國至公追歎沙苑之留爲失計故作留花門

北門天驕子飽食氣勇決高秋馬肥健挾矢射漢月

四句花門

自古以爲患詩人厭薄伐修德使其來羈縻固不絕

四句不當

留胡爲傾國至出入暗金闕中原有驅除隱忍用此物公

王歌黃鵠君王指白日連雲屯左輔百里見積雪長戟身

休飛哀笳曉幽咽

以上

田家最恐懼麥倒桑枝折沙苑臨

清渭泉香草豐潔渡河不用船千騎常撒烈胡塵踰太行

雜種抵京室花門旣須畱原野轉蕭瑟

以上畱之害

花門回紇天之驕子其氣飽颺秋高馬肥挾矢射獵何有於漢月哉自古患之卽薄伐猶以爲厭惟務修德招徠羈縻不絕不聞畱之也今回紇之來胡爲傾國使氛稜之氣滿闔閭間夫亦慶緒未除隱忍用之耳况公上

下嫁黃鵠作歌相與要盟指日示信遂使神京左輔花
門斷此者穹廬蔽野勢若連雲一望白衣有如積雪而
且戟回飛鳥笳咽曉風花門留矣蹂躪原野麥倒桑枯
所惜沙苑一帶本泉香草潔之地而顧使花門飲馬於
此千騎滅沒使馬如船而況史賊又踰太行而來維種
直抵京室而處田疇已經蕭瑟花門留而蕭瑟轉甚甚
矣留之
失策也。

觀安西兵赴關中待命二首

時朝廷命郭子儀等九節度大舉討慶緒李嗣
業統安西四鎮兵來待命關中公喜而賦之。

四鎮富精銳摧鋒皆絕倫還聞獻士卒足以靖風塵

四句

丙兵老馬夜知道蒼鷹飢著人臨危經久戰用意始知神

四句

李嗣
業

安西節度撫寧西域統龜茲于闐焉耆疏勒四鎮兵其
精銳摧鋒皆絕倫者但恐不爲朝廷用命耳今聞其結

兵過此將獻士卒風塵何難立靖况主將李嗣業立功
邊陲屢摧勅敵身爲老馬夜不失途者卒亦蒼鷹飢則
附入者夫不臨危不久戰其神不見必臨危而經久戰
然後用意始見其神以此主將統彼銳師往而推敵易
也

奇兵不在衆萬馬救中原談笑無河北心肝奉至尊

四句
嗣業

孤雲隨殺氣飛身避轅門竟日畱歡樂城池未覺喧

四句
赴關

命
中待

四鎮精銳精銳故奇何以多爲萬騎足矣彼慶緒今日
尚據河北六十餘城中原之地陷溺猶多嗣業此來談
笑之間已無河北心肝所有皆奉至尊於是待命關中
殺氣凜烈孤雲隨之轅門整肅飛身避之而且竟日歡
宴城池不喧節制如此是
役也早決其能滅賊矣

寄高三十五詹事

安穩高詹事兵戈久索居

領下六句

時來知宦達歲晚莫情疎

天上多鴻雁池中足鯉魚相看過半百不寄一行書

言別以來高公無恙但兵戈既久爾我索居耳詹事則宦不達矣時不終否泰來有時索居則情已疎矣人壽幾何如此長別公竟情疎於我若得母天上無鴻可以寄書乃池中寄書乃天上非無鴻得母池中無鯉可以寄書乃池中非無鯉况五十年忽焉已過人素杳然真情疎矣此我所不解者丁初適領廣陵十二郡節度江淮平永王璘淮南兵罷李輔國忌其才下除詹事下除時適有詩云小人何不仁請我成死灰宜此詩有安穩詹事時來宦達二語

遣興五首

朔風飄胡雁慘澹帶沙磧長林何蕭蕭秋草淒更碧

四句比興

北里富薰天高樓夜吹笛焉知南鄰客九月猶絺綌

四句相形

寫其富。朔風一來，飄胡雁，飛沙礫，木葉盡脫，獨草色還碧也。彼北里富家，其氣薰天，高樓弄笛，若不知有朔風慘澹者。豈知南鄰窮士，當此九月，尚未授衣，而絺兮綌兮，淒其以風，所云秋草淒淒更碧者，非耶，甚矣北里不足羨南鄰。

不足服也。

長陵銳頭兒，出獵待明發，駢弓金爪鏑，白馬蹴微雪。

四句出獵

未知所馳逐，但見暮光滅，歸來懸兩狼，門戶有旌節。

四句蹄蹴

寫其豪。北里富者，卽如白起之長陵銳頭兒也。乘時倚勢，觀其出獵，明發卽行，張駢弓，挾金鏑，控馬踏雪，未知所逐者何方，但見平明出，抵暮歸，夕陽滅沒而已。揚揚自得，歸懸兩狼，觀其門戶，有旌節之榮，亦足豪矣。○待明發，謂其及時逞志，暮光滅，旁觀者歎其未路。

漆以用而割膏以明，自煎蘭，摧白露，下桂折秋風前。

四句與

府中羅舊尹，沙道尙依然，赫赫蕭京兆，今爲時所憐。

四句指其人

寫其貴。銳頭兒卽蕭京兆一流耳。漆無用不割矣。今以用而割膏無明不煎矣。今以明而煎蘭不芳不摧矣。今以芳而摧桂不馨不折矣。今以馨而折才可恃勢可倚乎。彼宰相有沙道宰相府中所羅舊尹彼時沙道尙未壞也。如蕭京兆者亦赫赫一時。今日安在。徒爲人所哀憐耳。才盡勢亦盡。理有固然。無足怪者。○蕭京兆卽蕭吳。吳與吉溫相結。附李林甫。爲宰相。私人舊尹卽京兆尹。府中沙道指林甫。吳爲林甫私人。爲其所網羅者。故曰羅舊尹。

猛虎憑其威。往往遭急縛。雷吼徒咆哮。枝撐已在脚。忽看

皮寢處無復睛閃爍。

六句比興

人有甚於斯。足以懲元惡。

二句指其人

寫其威。

蕭京兆卽猛虎也。莫猛於虎。有時遭縛。旣已

遭縛。因而枝撐在脚。其皮直爲人寢處。而無復睛光。向

時憑其威者。今安在哉。彼元兇取禍甚於猛虎。殺人者

自殺之媒。戒之戒之。毋至遭急縛。始自悔也。○猛虎近

指吉溫南山白額虎非。

朝逢富家葬前後皆輝光共指親戚大鰓麻百夫行

四句笑其

愚送者亦有死不須羨其強君看束縛去亦得歸山岡

四句

之喚醒

總結 彼北里富家所謂鏡頭兒蕭京兆者固猛虎也朝逢其葬矣前後送者何其盛耶觀者莫不指其親戚之大卽爲鰓麻服者亦有百夫行况其他也然送者之人亦爲人送况富家之已葬者又安足羨昔之強者莫如諸葛恪乃孫峻亦得束縛之以投山岡生者之強尚如此歿者之強可知矣富豪權貴同歸於盡回首南鄰綸綍之叟固窮於朔風慘澹間雖一時苦寒禍患不及差足恃也○以富起以富收故知五章爲一人一人是蕭京兆

遣興三首

三章遣興皆切東都因故宅及諸弟因諸弟及親友

蓬生非無根，漂蕩隨高風。天寒落萬里，不復歸本叢。

四句

客子念故宅，三季門巷空。悵望但烽火，戎車滿關東。生涯

能幾何，常在羈旅中。

結還首四句意

蓬生有根，今從風萬里，漂蕩不歸，有根者無根矣。我故宅在東都，三年以來，奔竄靡定，言念故宅門巷闐然，所以然者，一望烽火，戎車載道，關東諸處安慶緒，據城未下，九節度方會師討也。因歎吾人生涯如蓬，有根生涯幾何，常爲羈旅，不幾於蓬生離本根哉。

我今日夜憂諸弟，各異方。

八領下

不知死與生，何況道路長。

避寇一分散，飢寒永相望。豈無柴門歸，欲出畏虎狼。仰看

雲中雁，禽鳥亦有行。

我雖不得歸，豈無諸弟，詎知我日夜煎心者，諸弟亦各異方哉。我煎心之至者，不知其生耶死耶，何況道路之

長者消息更阻也。所以然者，昔因避寇而分，至今寒暑未息，遂令飢寒不顧，死生契濶，回首柴門如故也。然兩虎狼可畏也，虎狼載道，則鴻雁分飛，乃鴻雁原自成行，諸弟不復聚首，亦獨何哉？○公諸弟如觀、豐、頴，或濟州或許州，或江左，從公者惟占死河間者，又有從弟。

昔在洛陽時親友相追攀，送客東郊道，遨遊宿南山。

四句追言

別煙塵阻長河，樹羽成臯間。

二句不得歸之故

回首載酒地，豈無

一日還丈夫，貴壯健，慘戚非朱顏。

挽起意結

憶我初別洛陽親友，追攀者祖饒東郊南山信宿，一時情事依依如昨，自謂不久當歸，詎料長河一帶忽阻，烽煙成臯，故墟非復，疇昔當年載酒之地，化為樹羽之場，致令親友長別耶。庶幾亂定，重過酒墟，自念豈無一日，但丈夫行樂貴於少壯，所慘戚者朱顏早凋，縱洛陽再盛，故人已老，東郊送客，竟為永訣。南山遨遊，真成夢想矣。○成臯屬洛陽府安慶緒據河北汲鄴七郡，是煙塵阻長河，朝廷於九月命九節度會師討慶緒，屯兵鞏洛。

間將濟河趣郭故
日樹羽成阜間。

九日藍田崔氏莊

老去悲秋強自寬，興來今日盡君歡。
羞將短髮還吹帽，笑倩旁人爲正冠。
四句藍水遠從千澗落，玉山高並兩峯寒。

二句藍田莊

明年此會知誰健，醉把茱萸仔細看。

結應首二句

悲哉秋之爲氣，况逢老去成戚戚，何爲爲此興來今日九日，與崔侯盡歡而飲，老去故羞將短髮，吹落風前之帽，參軍非我事矣，興來故笑倩旁人，正我頭上之冠，龍山猶不遠，且不見莊前秋景，藍田之水，直從西北千澗合流，俱落藍田之山，直與太少兩峯對峙，俱寒秋氣，蕭森如此，旣已老去，明年此會，未知誰健，幸今興來，茱萸一枝，能勿珍重哉。

崔氏東山草堂

愛汝玉山草堂靜高秋爽氣相鮮新二句東山草堂有時自發鐘

磬響落日更見漁樵人盤剝白鷄谷口栗飯煮青泥坊底

芹四句草堂景物何事西莊王給事柴門空閉鎖松筠請客反結

藍田一帶莊舍不少獨愛汝玉山草堂者以其靜耳草堂既靜秋氣復爽靜與爽俱不亦相鮮新哉惟靜故鐘磬之聲有時自發惟爽故漁樵之人落日更見而盤中新剝者有白鷄谷口之栗與飯共煮者止青泥坊底之芹我愈愛汝草堂矣草堂而外豈無西莊崔氏而外亦有給事給事行此別墅何不恬退謀林下之樂乃柴門空閉長此寂寂不幾令於荷笑人耶去崔氏遠矣

寄李十二白二十韻

昔年有狂客號爾謫仙人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四句叙其

才聲名從此大泯沒一朝伸文采承殊渥流傳必絕倫龍

舟移棹晚獸錦奪袍新白日來深殿青雲滿後塵

以上叙其遇

乞歸優詔許遇我宿心親未負幽棲志兼全寵辱身劇談

憐野趣嗜酒見天真醉舞梁園夜行歌泗水春

以上叙才交情

高心不展道屈善無鄰處士禰衡俊諸生原憲貧稻粱求

未足意茨謗何頻五嶺炎蒸地三危放逐臣幾幸遭鵬鳥

猶泣向麒麟

以上叙其流夜郎

蘇武先還漢黃公豈事秦楚筵辭

醒日梁獄上書辰已用當時法誰將此義陳

以上辨其託

老吟

秋月下病起暮江濱莫怪恩波隔乘槎與問津

以上望其歸

昔年有四明狂客賀知章者見爾文章歎爲謫仙茲由

筆一落風雨都驚詩纔成鬼神亦駭耳自狂客號爲謫

仙聲名震汨沒伸於是奏頌金鑾官居供奉流傳絕調

琴唱清平龍舟泛而力士扶登樂章成而錦袍奪賜殿

中承寵白日頹，後輩皈依青雲常。請仙榮遇如此，
 不足爲謫仙重也。未幾力士見姬，詔許乞歸，賜金放還。
 因而遇我當年，與孔巢父輩，號爲竹溪六逸。本欲幽棲，
 也。此日還山，素志未負。本忘寵辱也。落羽歸來，出處能
 全。於時邂逅，劇談憐其野趣，倡狂嗜酒，愛其天真。與我
 遊梁，夜常醉舞，與我客魯，春復行歌。請仙被放後，同我
 客遊如此，庶可自全矣。無奈才高，異俗道屈，違時倖如
 稱衡，殺身不免。貧如原憲，生世堪憐。不幸見脅於永王，
 璘，豈爲稻梁之謀，何嘗爲璘之參謀。致來意，改之謗，遂
 使五嶺長流，三危遠放。命懸鵬鳥道，泣懸麟謫仙。流夜
 郎如此，要豈其罪哉。謫仙之於永王，璘如蘇武，陷匈奴，
 常思還漢也。如黃公抗高節，不願仕秦也。如申生，傅楚
 元王，王不設醴，見幾思去也。如柳陽，於梁孝王，含冤下
 獄，欲上書自訟也。然則安得有爲璘參謀之事。情當時
 無以此義上陳，竟施諸法。致今日長流夜郎耳。謫仙被
 誣如此，不足爲謫仙病。今於五嶺三危之地，老吟秋
 月，臥病寒江，朝廷之恩，永隔矣。回首龍舟，歌錦白日，
 青雲何可復得。然乘槎有日，終當問津。似爾謫仙，應歸
 天漢。夫豈老於夜郎已也。○此詩叙白一生行狀，最爲
 詳確。白於天寶初，獻官供奉，旋放歸山。此詩云：乞歸優

詔許遇我宿心親是公與白交在天寶初年間不在開
元時云辭舞梁園夜行歌泗水春是公與白遊又在往
來魯郡梁宋日不在壯遊齊趙時考白流夜即聞醜不
與放後恩遇不霑皆有詩是怪恩波隔也故曰莫怪恩
隔波

有懷台州鄭十八司戶

公自注虔時坐汙
賊取台州司戶

天台隔三江風浪無昏暮鄭公縱得歸老病不識路

四句
總

昔如水上鷗今如罝中兔性命由他人悲辛但狂顧山鬼
獨一脚蝮蛇長如樹呼號旁孤城歲月誰與度從來禦魘
魅多爲才名誤夫子嵇阮流更被時俗惡海隅微小吏眼
暗髮垂素黃帽映青袍非供折腰具

以上叙
其貶謫

平生一杯酒

見我故人遇相望無所成

四句結
還

天台地隔吳越三江風浪滔滔不休鄭公請此亮無歸
日縱使得歸風浪如此老病如彼多應迷失耳我想鄭
公往日逍遙散誕本是木鷗今謫台州何異置鬼彼鬼
在置中性命焉保惟有任顧思奔而已况台州地惡獨
勝山鬼如樹蝮蛇此物滿城誰與度歲凡此山鬼蝮蛇
卽魑魅之屬魑魅宜遠不宜禦蓋魑魅所妬者才名乃
才名又非禦魑魅之具古來逢魑魅與禦者多被才名
誤耳若稽康若阮籍卒嬰世網鄭公才名四十年今日
見惡時俗何以異是所可痛者白頭司戶青眼茫茫束
帶摳衣折腰大吏公平生以故人遇我今日故人非他
人同是水上鷗同作且中鬼同爲稽阮流同着黃帽青
袍不肯折腰於大吏者平生痛飲盃酒相得今日我爲
司功公爲司戶一官拓落老而無成極目乾坤莽莽回
互相見知何日耶○篇中性命由他人所謂他人卽山
鬼蝮蛇魑魅之屬時
俗人而惡才名者

至日道興奉寄北省舊閣老兩院故人二首

太歲茲辰捧御床五更三點入鵷行

二句去歲至日

欲知趨走傷

心地正想氤氳滿眼香無路從容陪語笑有時顛倒着衣

裳四句今

歲至日何人錯認窮愁日愁日愁隨一線長

結還遣
與意

去年我屢駕還京長至賀節得左右侍從捧御床矣五
更三點卽入鴈行彼時趨踰奔走夫豈傷心地今猶是
趨走地爲傷心地者正想此御床前鴈行次氤氳滿眼
香不可復見耳惟此氤氳香不復滿眼所以趨走地不
禁傷心諸公身在氤氳中趨走地亦知我傷心之故正
想此滿眼香否諸公此時語笑我亦欲從容以陪惜乎
無路諸公此際衣裳我何由顛倒而着猶然有時古人
以長至日爲愁盡日愁盡是愁窮也豈知自人言之錯
認爲愁盡日自吾言之方訝爲愁添日與線俱長也諸
公亦念之否○趨走非爲華樣參謁郡將之說正是趨
走於朝身不得
與故曰傷心地

憶昨逍遙供奉班去年今日侍龍顏

承前章去歲
茲辰二句

麒麟不

動爐煙上孔雀徐開扇影還玉几由來天北極朱衣只在

殿中間

四句正寫首聯

孤城此日腸堪斷愁對寒雲雪滿山

結選今年

至日

我今踟躕華棟逍遙供奉不可復得猶憶去年今日入鵝行捧御床不嘗親侍龍顏哉此時香案之蓋麒麟不動而爐煙自直殿上之扇孔雀徐開而雙影交還彼玉几爲龍顏所憑者由來北極朱衣傳呼以就供奉班者只在殿中往事如此一出華州遂違朝賀爐煙扇影恍然夢中玉几朱衣如在天上所對者孤城瓦寒雲耳此日何日而對此也回首去年今日曾不料其有此日也閣院故人亦念我斷腸之故否

暫之東都回華州詩

乾元元年至二年

冬末以事之東都湖城遇孟雲卿復歸劉顥宅宿宴飲

散爲醉歌

疾風吹塵暗河縣行子隔手不相見湖城城北一開眼駐

馬偶識雲卿面

以上遇孟雲卿

向非劉顥爲地主，嬾迴鞭轡成高

宴。劉侯歡我攜客來，置酒張燈促華饌。且將欸曲終今夕，

休語艱難尙耐戰。照室紅爐促曙光，縈窗素月垂文練。

上以

顥宅天開地裂長安陌，寒盡春生洛陽殿。豈知驅車復同

軌，點冬末以事之東都可惜刻漏隨更箭。人生會合不可常，庭樹雞

鳴淚如綫。

點宴飲散

馬首東都風吹塵暗，途遇茫然矣。湖城北去，忽遇雲卿，乃雲卿亦客，幸有劉顥爲東道主，不然回轍亦懶高宴。何由我攜雲卿同至，劉侯甚歡，置酒張燈，飭厨治具。劉侯曰：今夕聚首，且語欸曲，縱使時事艱難，酣戰未息，姑置勿道。於時照室紅爐，曙光若促，紫窓素月，文練疑垂。我與雲卿盡歡於劉顥宅，如此益自長安陌上，天開地裂以來，豈易得此歡會。幸而東都初定，洛陽殿裏春光再生，今日同軌至此，有劉顥宅之宴樂，所可惜者刻漏

將盡更箭交催湖城地主忽復天涯馬上雲鄉又成異
路荒雞一聲客淚俱下矣○時東都初復皇路再清故
客途邂逅得叙友朋之樂公嘗曰天下友朋蓋膠漆觀
公遇孟雲卿同宴劉顓宅情事甚爛熳可喜時九節度
方圍安慶緒於鄴史思明又遙
為聲援賊焰未消故曰尚酣戰

閩鄉姜七少府設鱸戲贈長歌

姜侯設鱸當嚴冬昨日今日皆天風河凍未漁不易得鑿
冰恐侵河伯宮

四句取魚

襄人受魚校人手洗魚磨刀魚眼紅

無聲細下飛碎雪有骨已剝背春苑偏勸腹腴愧年少軟
炊香飯綠老翁落砧何嘗白紙濕放筯未覺金盤空

以上設鱸

新歡便飽姜侯德清腸異味情屢極東歸貪路自覺難欲
別上馬身無力可憐爲人好心事於我見子真顏色不恨

我衰子貴時悵望且爲今相憶

以上志別

我適東都由湖城已到閩鄉又得姜侯爲地主爲我設
饌夫嚴冬設鱸魚不易得况自昨至今天風交作風作
則河凍河凍則漁難漁難則魚何從取姜侯乃令校人
鑿冰而入勢必侵河伯之宮魚得矣鱸可設矣此事非
饗人不辨於是校人得魚饗人受魚既已受魚因而洗
魚洗魚而後磨刀霍霍魚眼猶紅魚鮮矣磨刀者將以
鱸魚饗人善鱸遊刃於虛若然無鱸而切之細於飛
雲內則曰魚去乙乙者魚有骨如乙篆形去之爲其鱸
也茲已剝而背爲頭上骨又非所去者但用芻以治之
糞事畢鱸成矣魚之腴者尤在腹燕人膾脰切股以獻
貴者姜侯以腹腴餽我非以我貴以我老也愧此年少
矣顧鱸之設者將以佐飯內則曰養老者五十則異棧
又恐其味薄沃之以膏軟炊香稻姜侯非以我老故與
遙想此鱸落碇之時白晷不濕及嘗此鱸放筋之后金
盞未空此皆姜侯之德姜侯之情姜侯之心不意新歡
飽德多情如此所以東歸暫留欲別且止凡人顏色雖
好心事却非姜侯於我拳拳然念我之老有加無已足
真也非僞也吾他年相憶正爲今日一鱸之誤極不忘

耳若我長日甚子
貴有時狗足道哉

戲贈閩鄉秦少府短歌

去年行宮當太白朝回君是同舍客同心不減骨肉親每

語見許文章伯

以上昔時鳳翔

今日時清兩京道相逢苦覺人情

好昨夜邀歡樂更無多才依舊能潦倒

以上今日閩鄉

以上今

猶憶去年行宮在鳳翔時與君相遇爲同舍郎不獨官同舍交亦同心不減骨肉也不獨交同心文章亦同調每蒙見許也今日兩京旣復行宮亦歸我出華州君別閩邑謫宦相逢客况亦無不同乃人情之姪偏於困苦時見而况昨夜追歡此樂更未有也所可痛者似君多才不宜潦倒如何作尉下邑潦倒依舊夫豈多才者能潦倒無才者即潦倒亦不能耶

路逢襄陽楊少府入城戲呈楊四員外綰

公自注前赴華州日

許寄員

外茯苓

寄語楊員外

寄語二字
貫到末

山寒少茯苓歸來稍暄暖當爲斲

青冥翻動神仙窟封題鳥獸形兼將老藤杖扶汝醉初醒

少府爲我寄語員外曰茯苓之寄遲遲者山寒難得耳
斲茯苓必於二月新雨後計歸華州當在二月此時
暖當爲員外斲青冥而求之青冥斲則神仙之窟翻動
矣仙窟翻則鳥獸形之茯苓可得矣封題奉寄不敢後
耳華山不獨生茯苓兼產藤杖茯苓而外更貽老藤以
扶汝醉而初醒時幸少府寄語云○貽藤杖非謂縮真
高陽之徒按縮自賊中冒險赴行在除司勳員外郎與
公同功一體公出華州縮幸在朝貽以杖者欲縮持危
扶顛也特寓
意於一枝

李鄠縣丈人胡馬行

丈人駿馬名胡騶前年避胡過金牛迺鞭却走見天子朝

飲漢水暮靈州自矜胡騶奇絕代乘出千人萬人愛一聞

盡說急難才轉益愁向駑駘輩

以上寫急難才

頭上銳耳批秋竹

脚下高蹄削寒玉始知神龍別有種不比俗馬空多肉

四句

寫骨相

洛陽大道時再清累日喜得俱東行

二句亦紫有事之東都鳳

臆龍髻未易識側身注目長風生

結掩自矜意

丈人胡騶前年避亂曾過漢中金牛峽將入蜀追扈上皇繼而迴轍走見今上於靈武此時朝漢水暮靈州一何神速蓋此騶自矜神駿爲千人萬人所愛盡說其有急難之才者我一聞傾心自顧駑駘何堪並駕而况雙耳竹批四蹄玉削蓋龍種而非凡胎骨馬而非肉馬也今日東都初復犬道蕩蕩丈人有洛陽之役我得與丈人同行自傷駑駘不及胡騶猶幸大道再清蹇足與駿才並行各得耳此胡騶雖曰千人萬人愛若其風腹龍鬣須經巨眼不見側身行注目往長風起於足下自矜絕代豈虛語也

觀兵

北庭送壯

虬虎數尤多精銳舊無敵

三句

邊隅今若何

妖氛擁白

元帥待彫戈莫守鄴城下斬鯨遼海波

五句

意之

此鎮西北庭李嗣業前獻士卒待命關中所送壯士虬
虎尤多蓋精銳絕倫由來無敵也我觀兵之意謂何正
爲今日邊隅時勢當圖萬全先發制寇耳彼邊隅妖氛
方擁白馬而爲亂此元帥待命已賜彫戈而啓行是役
非將進鄴城以討安慶緒我意圖鄴且援先勦范陽益
安慶緒無思明封系緩鄴城之攻殲遼海之寇慶緒失
所援而孤城自下不亦勢順事逸哉邊隅今若何我所
策者常如此○時九節度會師討安慶緒慶緒窮蹙未
援於史思明思明發范陽兵十三萬救鄴軍於陰陽遙
爲慶緒聲援思明乘崔光遠初至魏州引兵而下遂陷
魏當時賊勢慶緒倚思明爲虎翼翦思明慶緒自覆也
乾元二年正月李光弼請與朔方軍同逼魏城下與之

戰謂思明德嘉山之敗必不輕出得曠日持久亦成必
潰魚湖思以爲不可九節度圍鄴但築壘穿塹爲灌城
計不封思明自魏疾引兵趣鄴官軍遂潰盩山之挫自
取之公曰莫守鄴城下斬釐遼海波真石畫哉思明

據范陽
爲遼海

憶弟

首

公自注時歸
南陸渾莊

陸渾莊

定公有事之東都暫歸故里
以下諸詩定爲一時作

喪亂聞香

弟飢寒傍濟州人稀書不到兵在見何由憶昨

狂筮走

學去憂

四句承
喪亂說

卽今千種恨惟共水東流

濟州

我亂
州其
靡喪
但我

亂鄆州得弟平陸消息知弟寄食窮村依傍濟
後貽書無人得到欲見兵又載途弟本不狂憶
初弟催我走其情孔亟不啻如狂者弟豈還病
弟時弟方臥病至今憂弟無時去懷也此皆我

良向誰言取惟共濟水東流弟處庶幾書不到水到庶幾無由兄弟共水東流因得見弟湯湯濟水朝夕東流悠悠我與相見無日亦之何

且喜河南

心不問鄴城圍

二句歸莊之由

百戰今誰在三年望汝

歸故園花

自發春日身還飛

四句總承河南定

斷絕人煙久東西

消息稀

結應鄴城圍

自至德二載十月官軍克東都安慶緒走河北河南已定此我今日得歸陸渾莊然猶據鄴九節度以兵圍之庶幾速尅而不問者喜在此忘在彼耳顧此陸渾莊昔經百戰故人之在者有幾幸與弟俱避亂他鄉今日尚在但三年內日望弟歸何以干戈未定猶須異日今河南定弟可歸矣乃花自發不見弟歸也身還飛不見弟歸也我在陸渾爲西弟在濟州爲東人煙斷河南消息亦可俟消息稀豈非鄴城之圍未可問哉

待弟消息二首

亂後誰歸得他鄉勝故鄉直爲心厄苦久念與存亡

四句未得

清汝書猶在壁汝妾已辭房

二句消息

舊犬知愁恨垂頭傍我

床隱結寄

警意

亂後得

歸者少矣蓋故鄉殘破反覺他鄉可棲耳但我

則爲汝

心厄苦非暫時相憶也且久念汝而願與俱

已辭房

此意歸陸軍又得弟消息知汝同難之妾今

并寤故人

臥爲我寄書生者可以人而他鄉耶

樹色與春庭暮花落辭故枝風回反無處

四句消息猶有淚成河經天復東注

骨

東流

弟樹也不幸爲風所吹風能吹花落樹不能吹
所由色與春庭俱暮一落之后已離故枝換使

風回花無處所我與弟是矣弟所來書爲思書書何以重骨肉恩在焉故也骨肉恩書何以重亂離漂薄不能相遇故也不真花落辭枝風回無處耶我前憶弟千種之恨付與濟水東流今日餘淚猶有成河經天而下復

東注於濟州耳弟知我否

不歸

河間尚征伐汝骨在空城

二句不歸之故

從弟人皆有終身恨不

平數金憐俊邁總角愛聰明面上三年土春風草又生

六句不歸之痛

祿山自反范陽河北諸郡望風瓦解我從弟死於河間猶望征伐息來收汝骨也今已矣長不歸矣豈非終身恨哉若論從弟人所皆有爲爾不平恨獨終身者汝俊邁而聰明耳無論其他卽算數細事俊邁可卜况年在總角聰明過人自理骨空城三年於茲面上之土得春風而青草又生弟真不歸也已○數金二字有謂蓋數

爲六藝之一方名書記原
幼學事接總角句可見

洗兵馬

公自注收
京後作

此篇後及新安等篇皆自注收京後作正見兩京雖復
太平尚遙卽賈誼已治已安臣獨以爲未也意先是公
爲華州郭使君進滅殘寇圖狀云今大軍盡離河北逆
黨意必寬縱臣請平盧兵馬及許叔冀等軍鄆州西北
渡河先衝收魏遣李統殷仲卿等軍渡河佐之收貝博
賊若救之則請朔方伊西北庭等軍渡沁水收相衛候
其形勢漸進又遣李廣琛魯吳渡河收黎陽臨河等處
相與出入犄角逐便撲滅則慶緒之首可翹足待誠如
公言不獨可以滅慶緒兼可牽制思明計不出此九節
度并力相州至六十萬人一齊俱潰洗兵馬詩及新安
吏等作皆有
感於此也

中興諸將收山東捷書夜報清晝同河廣傳聞一葦過胡
命危在旦夕中祇殘鄴城不日得獨任朔方無限功京師

皆騎汗血馬回紇餒肉葡萄宮

以上叙收山東之事

已喜皇威清海

岱常思仙仗過崆峒三年笛裏關山月萬國兵前草木風

成王功大心轉小郭相謀深古來少司徒清鑒懸明鏡尙

書氣與秋天杳二三豪俊爲時出整頓乾坤濟時了東走

無復憶鱸魚南飛覺有安巢鳥青春復隨冠冕入紫禁正

耐煙花繞鶴禁通宵鳳輦備雞鳴問寢龍樓曉

以上追叙收京歸功

諸將攀龍附鳳勢莫當天下盡化爲侯王汝等豈知蒙帝力

時來不得誇身強關中旣畱蕭丞相幕下復用張子房張

公一生江海客身長九尺鬚眉蒼徵起適遇風雲會扶顛

始知籌策良青袍白馬更何有後漢今周喜再昌

以上見收京後

當任賢相尺地寸天皆入貢殊祥異瑞爭來送不知何國致白

環復道諸山得銀甕隱士休歌紫芝曲詞人解撰河清頌

田家望望惜雨乾布穀處處催春種淇上健兒歸莫嬾城

南思婦愁多夢安得壯士挽天河淨洗甲兵長不用皆願

望之詞結
出洗兵馬

朝廷中興頗有諸將耳今日去慶緒尚據山東諸郡收
京後收山東爲急務也諸節度會師討慶緒郭子儀先
破安太清遣使告捷尋拔衛州魏州捷書之報誠不一
次夜報以慰宵衣晝報以慰旰食無不同詞云又傳聞
子儀自杏園濟河崔光遠自酸棗濟河魯吳自陽武濟
河誰謂河廣一葦杭之慶緒之命危於諸將破竹之勢
矣所餘鄴城不日可下况朝廷獨任朔方破鄴后功何
可量哉且吐蕃助順京師多汗血之馬花門効力與宴
滿葡萄之宮兵勢如此山東諸郡反掌收耳夫山東之
收原可計且對道之奔實爲前車或者但喜皇威之清

海岱不思仙仗之過崆峒是豈不忘河北之意與所以
然者三年笛裏頻奏關山之月萬國兵前常驚草木之
風主臣有蒙塵之悲將士犯霜露之痛也今日收山東
之諸將卽前日收兩京之諸將若成王傲若郭相子儀
若李司徒光弼若王尙書思禮皆智深勇沉同心協力
用奏厥功此此二三豪俊非貪天功慕封爵爲時而出
整頓乾坤兩京旣收濟時功畢從此人思彈冠東走者
鱸魚休憶矣從此民慶安澤南飛者安巢有烏矣青春
無恙紫禁依然且上皇旣返迎望賢居與慶今上重修
人子之禮通宵鶴駕鳳輦親臨問寢雞鳴龍樓待曉人
但知兩京收復鑿與反正以爲太平景象苟非二三豪
俊安能至此至若靈武諸臣自厠於攀龍附鳳本無汗
馬之勞坐邀封爵之拜此皆蒙帝力乘時會夫豈得與
中興諸將並誇奇績哉天下危注意將天下安注意相
齋華張鎬非其人與今日者以言蕭丞相旣留關中庶
幾張子房仍收幕下張公雖爲江海客無意功名乃具
慰恬奇偉有過人者以此人乎朝徵起俾之扶顛遇屈
雲杼籌策安史可殄也何青絲白馬之紛紜中興可奏
也何周宣漢光之不再行見太平坐致尺地寸天皆入
尺風符瑞漸臻銀甕玉環交羅天關商山隱士紫芝以

歌聲上詞人河清獻頌萬國健兒盡歸南敵天涯思婦亦難夢思區區山東不足救也今日魏州思明餘氛尙熾鄴城慶緒遺孽未除燕梳天河以流之使甲兵永息是在壯士耳壯士謂誰張公一生江海客身長九尺鬚眉蒼者是也○肅宗以郭子儀領朔方兵又以魚朝恩爲觀軍容使獨在二字有微詞焉肅宗於回紇優禮太過餽肉之喻詞意痛絕肅華初爲魏州防禦郭子儀以崔光遠代之故曰留或曰肅華指房瑄肅宗曾以房瑄爲我之蕭何也按瑄於乾元元年六月已叛爲邠州刺史張鎰繼房瑄同平章事未幾出爲河西節度使又罷爲荆南防禦使是朝廷有一張鎰不能用也曰復用者冀朝廷復用之耳休歌紫芝曲望李泌出山

新安吏

公自注收京後作雖收兩京賊猶充斥

九節度圍鄴時滏水之戰官軍潰而南子儀以朔方軍獻河陽橋保東京諸將繼至議捐東京退保蒲陝張用濟以蒲陝存飢不如河陽子儀從之用濟投所部兵築南北城以守新安吏以下諸章皆此時作

客行新安道喧呼聞點兵借問新安吏縣小更無丁府帖

昨夜下次選中男行

以上點兵

中男絕短小何以守王城肥男

有毋送瘦男獨伶仃白水暮東流青山猶哭聲莫自使眼

枯收汝淚縱橫眼枯却見骨天地終無情

以上點兵而行

我軍收

相州日夕望其平豈意賊難料歸軍星散營

四句點兵之故

就糧

近故壘練卒依舊京掘濠不到水牧馬役亦輕况乃王師

願撫養甚分明送行勿泣血僕射如父兄

以上懋之之辭

此點兵守東都 我行新安道點兵之聲一何喧呼問之新安吏新安吏曰府帖昨下縣小無下不得已點中男行也顧此中男人未成丁身絕短小守城之役何以堪此况中男中其瘦而無母者爲更苦此時送者行者莫不慟哭但聞白水鳴咽東流不還青山遙隔哭聲猶在眼枯矣淚縱橫矣誰知天地無情豈以慟哭可免斯殺幸毋然哉所以點中男者守王城也守王城者相州未平也當九節度圍韜築壘穿塹壅水灌城自冬涉春

慶緒食盡人咸謂克在旦夕。豈意史思明引兵趣鄴抄掠四布。官軍出輒散歸。其營賊情難料如此。至今日退軍修備也。先是諸軍乏食。人思自潰。今就糧只因故壘耳。食不乏也。先是圍鄴時。賊兵抄掠官軍人馬牛車。日有所失。今練卒亦依舊京耳。非遠戍也。先是壅水灌城。軍士有築壘穿壘之役。今掘濠力省。牧馬役輕。無前此之勞矣。先是諸軍既無統帥。遂退無所稟。軍中苦樂不聞。今王師既順。撫養分明。有一體之誼矣。我勳逆者行。者不必慟哭。爲此之故。况僕射子儀。恩同父兄。行矣。從懷守王城。勿以州之役。逗留不前也。○相州之役。正丁戰死。因及次下。攷之。周禮。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美。惟田與追胥。竭作大故。致餘子守于城。大故也。按太宗點兵。并點中男。魏徵諫。乃罷。祖制中男不點。今日中男之點。雖非得已。時事可知。時郭子儀軍中。尚有六七萬糧。故有就糧因故壘句。

石壕吏

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踰牆走老婦出門首匍呼

一何怒婦啼一何苦

以上叙石壕

聽婦前致詞三男鄴城戍一

男附書至二男新戰死存者且偷生死者長已矣室中更

無人惟有乳下孫孫有母未去出入無完裙老嫗力雖衰

請從吏夜歸急應河陽役猶得備晨炊

以上述老婦應吏之詞

夜久

語聲絕如聞泣幽咽天明登前途獨與老翁別

結選老翁

此召役桑河陽城

我從新安來暮抵邠州有村名石

象者但見有吏乘夜捉人此村所留但老翁老婦耳老

翁已走老婦應門吏呼愈怒婦啼愈苦老婦應吏曰今

日者爲九節度鄴城之役我一家三男盡戍鄴城鄴師

潰一男附書到家知二男力戰身死一男之存者幸免

耳二男之戰死者長已矣可憐一室更無他人戰死之

男所遺者乳下孫所存者未亡人少婦孀不堪應役

老嫗筋力何以應命今日河陽土國之功不能吞踵從

事庶得備晨炊以執勞也老婦之言如此夜久語絕幽

咽如聞未幾天明老婦遂從吏登途此老翁之踰牆走

者長別不顧矣。○既斷河陽橋以保東京，因築河陽城，常以急應河陽役，一句爲眼。新安之人召守王城，送中男者，止有堽石壕之人召役，版築應晨炊者，止有婦輩室役矣。起結叙東中一段，從老婦口中說起。口暮投石壕村，中云請從吏夜歸，結曰夜久語聲絕，皆蒙暮投說前日老翁踰墻走，老婦出門首，後曰天明登前途，獨與老翁別。老翁老婦，老婦首尾有情。

新婚別

兔絲附蓬麻，引蔓故不長。嫁女與征夫，不如棄路旁。

四句總起

結髮爲君妻，席不煖君牀。暮婚晨告別，無乃太匆忙。君行雖不遠，守邊赴河陽。妾身未分明，何以拜姑嫜。父母養我時，日夜令我裁。生女有所歸，雞狗亦得將。君今往死地，沉痛迫中腸。

以上叙別

誓欲隨君去，形勢反蒼黃。勿爲新婚念，努力

力事戎行婦人在軍中兵氣恐不揚自歎貧家女久致羅襦裳羅襦不復施對君洗紅妝仰視百鳥飛大小必雙翔

人事多乖迕與君永相望

一段 勉夫

此徵兵守河陽城。新婚之婦曰：兔絲當附松柏，今附蓬麻，失其所附而不長矣。嫁女須得所歸，斯與偕老。今嫁征夫，直棄擲不如耳。所以然者，結髮為婦，期偕君床，非東路旁也。惡婚晨別君床，木機該路旁之葉，置也要豈得已。亦有河陽守城之役耳。河陽不遠，似有歸期，但妾方暮婚，君去則當事姑，禮婚之夕，質明，賓見婦於舅，姑乃謂分明，以稱姑，嫌暮婚而晨，卽告別，則未分明，就議姑，嫌而自事，夫轉念，妾非生我，何等鞠育，一日從夫，歸，狗亦得相將，以俱往，愛我如此，今君以河陽之役，竟趨死所，沈溺何如。况戎行未便，勢難追隨，願君努力，勿以新婚為念耳。所以隨君不果者，恐軍中有婦，鼓聲不揚也。所以勉君勿念者，我羅襦棄致紅妝已洗也。彼百鳥雙翔，妾豈不念人事，乖迕天各一方，惟有永永相望，為望夫石而已。○一篇中，君字凡七，喚首曰結髮為婦。

妾下數君字皆從此出爲君妻則媛君床席不媛君床
此以君有行也爲君妻則隨君去旣不得媛君床又焉
得隨君去爲君妻則爲君紅妝爲君妻則與君雙翔君
行矣君往矣不得與君同去矣紅妝則對君洗相望則
與君永凡以爲君妻也七箇君字一呼一淚嗚呼亂不
廢禮禮必順情先王之制况民生有欲莫大於婚旣棄
其禮又拂其情至於暮婚晨別是何等時事東山零雨
篇云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先王曲體人情如此諷公
道使民之說

垂老別

四郊未寧靜垂老不得安

二句總括

子孫陣亡盡焉用身獨完

投杖出門去同行爲辛酸幸有牙齒存所悲骨髓乾

以上寫垂

老

男兒旣介胄長揖辭上官老妻臥路啼歲暮衣裳單就

知是死別且復傷其寒此去必不歸還開勸加餐

以上寫別土

門壁甚堅杏園度亦難勢異鄴城下縱死時猶寬人生有

離合豈擇衰盛端憶昔少壯日遲回竟長歎萬國尚征戍

烽火被岡巒積屍草木腥流血川原丹何鄉為樂土安敢

尚盤桓棄絕蓬室居塌然摧肺肝以上都寫時事是垂老別之故

此遣戍守杏園土門備史思明老翁之言曰四郊多

壘尚未宴然我雖垂老未許安閒也况子孫陣沒苟活

可憐所以投杖出門不顧生死同行之人代為我悲自

幸牙齒猶存也其如骨髓已枯何夫我雖垂老猶是男兒

兒介言不拜長揖而去有何足戀所難為情者老妻耳我

我行雖則死別妻寒亦為可憫是我可悲已死轉痛妻寒

也乃老妻亦知我戍不歸數有加餐之好語是老妻不

憫已底反慮我飢也此行我果何為蓋將守杏園土門

備史思明耳此處壁壘甚固飛渡亦難較諸鄴城之戰

命懸呼吸其勢大異况人生離合何常盛衰不免四

首少壯惟有浩歎豈獨我哉萬國之民誰免征戍烽火之

之倉滿於岡巒草木腥川原赤四郊未寧靜如此欲求

樂土何處爲然顧此敝廬又何足戀蓬室之居從茲永棄肺肝之摧能勿塌然所由垂老而別也○周禮鄉大夫之職辨其所任者其老者皆舍句踐伐吳有父母耆老無昆弟者皆遣歸魏公子無忌救趙亦令獨子無兄弟者皆歸養子孫亡盡老者從戎如垂老者別者亦可傷矣守土門杏園而曰勢異鄴城下者兵有主客鄴城之役賊爲主我爲客土門杏園之守我爲主賊爲客也當時鄴師初潰退保東京所扼要者河陽故築城以守杏園土門卽在其處按史軋元元年十月郭子儀自杏園濟河東至獲嘉上元間令孤彰使楊萬里請降徙屯杏園是杏園爲河陽扼要處天寶十四載安祿山使安守忠將兵出土門又使蔣欽奏以趙郡甲卒守土門顏杲卿召袁愬謙等西據土門李光弼以朔方兵五千東出土門救常山寶應元年藥子昂說回紇自土門畧邢洛懷衛等州是土門亦河陽之扼要處相州之役史思明密知官軍潰去自沙門收整士衆還屯鄴城南守河陽以保東京守杏園土門以保河陽是當時用兵之勢

無家別

寂寞天寶後圓廬但蒿藜我里百餘家世亂各東西存者
無消息死者爲塵泥賤子因陣敗歸來尋舊蹊久行見空
巷日瘦氣慘淒但對狐與狸豎毛怒我啼四鄰何所有一
二老寡妻宿鳥戀本枝安辭且窮棲

以上叙無家之故

方春獨荷

鋤日暮還灌畦縣吏知我至召令習鼓鞞雖從本州役內
顧無所攜近行止一身遠去終轉迷家鄉旣蕩盡遠近理
亦齊永痛長病毋五年委溝谿生我不得力終身兩酸嘶

人生無家別何以爲蒸黎

以上叙無家別之情事

此叙鄴城敗卒敗卒之言曰追維天寶盛時豈嘗寂寞
寂寞自天寶後也自遭喪亂田園荒蕪我里百家存
亡難覓賤子今日師潰而歸爲訪舊蹟但存空巷所見
空巷中月色無光野狐作伴四鄰鼠盡寡妻亦稀荒廢

如此仍歸不忍舍者以烏戀故巢人當首丘也我陣敗而歸當此春日荷鋤灌畦了此餘生不意縣令聞知召習鞞鼓此役將終不免雖本州之役不爲甚難內顧子身有何繫戀然近行本州止於一身遠徙他方終於迷失似此家鄉蕩盡遠近相等况我無家雖因喪亂亦由毋死五年以來母子兩人彼此抱痛無家矣雖出門向誰作別也人生到此號爲烝黎亦何益哉先王以六族安萬民使民有有家之樂今新安無下石壕遺嫗新婚有怨曠之夫婦垂老痛悼亡之子孫至戰敗逃歸者又復不免人生無家所以爲烝黎救足數章

杜詩關第八卷目

夏日歎

夏夜歎

所思

獨立

遺興

遺興

立秋後題

赤谷西崦

昔遊

秦州雜詩

野望

雨晴

初月

天河

東樓

山寺

天末

蕃劍

銅餅

寓目

卽事

歸燕

促織

焚火

蒹葭

苦竹

日暮

杜詩關 第八卷目

一

夕烽

秋笛

擣衣

月夜

遣興

杜詩闡卷之八

同學王日藻却非氏

關

華亭盧元昌文子氏述

武林弟 璉漢華氏訂

華州詩 乾元二年

夏日歎

夏日出東北陵天經中街朱光徹厚地鬱蒸何由開上天
久無雷無乃號令乖雨降不濡物良田起塵埃飛鳥苦熱
死池魚涸其涯以上夏日萬民尚流冗舉目惟蒿萊至今大河
北盡作虎與豺浩蕩尚幽薊王師安在哉封食不能餐我

心殊未諧眇然貞觀初難與數子借

以上夏日
數之情

夏至後日經中街行黃道赤光徹地蒸鬱難開亟望雨
耳顧雷爲雨散奈雷聲久絕夫雷動則雨驟而能澤物
無雷則雖有小雨於物不濡良田亦坐槁耳豈特良田
鳥死熱魚苦澗矣夫天時之應人事所感今萬人流冗
觸且蒿萊安史縱橫鄴師新潰所由食不下咽憂從中
來緬想貞觀年間朝有賢相政事修明時和年豐國無
天札今眇然難再求與房杜王魏數子借者杳無其人
此可歎也○此爲肅宗大權下移李輔國又歎朝廷無
賢相也○乾元二年夏四月以久旱祈雨時輔國專掌禁
兵事無大小輔國爲制勅公曰上天久無雷無乃號令
乖朝廷所相者李峴李揆呂諲第五琦等李峴且陳輔
國專權亂政狀輔國忌之以他事出至李揆執子弟禮
於輔國呼爲五父呂諲第五琦李皆碌碌庸臣相之賢
者不終任其庸碌者但知阿比公曰眇然貞觀初難與
借數子

夏夜歎

永日不可暮炎蒸毒我腸安得萬里風飄飄吹我裳昊天
出華月茂林延疎光仲夏苦夜短開軒納微涼虛明見織
毫羽蟲亦飛揚物情無巨細自適固其常以上夏念彼荷戈
士窮年守邊疆何由一洗濯執熱互相望竟夕擊刁斗喧
聲連萬方青紫雖被體不如早還鄉北城悲笳發鶴鶴號

且翔况復煩促倦激烈思時康

以上夏
夜歎意

夏日難暮况當炎蒸亟望涼風耳俄而華月出疎光來
雖無長風喜有涼月但見虛明之際已徹織毫蟲羽之
微飛揚各得我何歎之有可歎者此荷戈士也此荷戈
士窮年守邊求由洗濯不但永日執熱至夜猶擊刁斗
雖被青紫何如林下哉於時悲笳互發鶴鶴哀號求如
羽蟲飛揚何可復得言念及此轉加煩促惟有激烈感
懷翹首太平而已○夏夜歎歎將帥在外不得休息難
免中傷也當時郭師之潰郭子儀退屯河上魚朝恩因

敗短之於上。公曰：念彼荷戈士，窮年守邊疆。青紫雖被體，不如早還鄉。痛其功名未立，受譖中官，誠不如見幾而作耳。當時宰相受制，輔國將帥受制，朝忽豈非炙手之時，執熱之勢，二數畧同。

所思

公自注得台州鄭司戶消息

鄭老身仍窳台州信始傳

二句點自注

為農山澗曲臥病海雲

邊世已輕儒素人猶乞酒錢

四句承傳信

徒勞望牛斗無計斷

龍泉

結出所意思

我望鄭老，邀恩而歸，今身仍窳耶。憶自至德二載就收台州，至今軋元二年始傳其信，傳其資生無計。山曲為農，傳其潦倒日增，海邊臥病，傳其斯文將喪，儒素已乖。傳其痛飲依然，酒錢不貲，其信如此。遙想台州分野上屬牛斗，夫牛斗之墟，劍氣所燭，今龍泉劍氣雖竭，牛斗亮無雷煥發之獄中，亦何日而免於氣也。○鄭窳已久，日仍窳者，軋元元年六月，敕兩京陷賊官三司推問未畢者，皆釋之。貶降者，續處分。公冀鄭得邀恩典，歸竟不

可得故
曰仍窺。

獨立

空外一鷲鳥河間雙白鷗飄飄搏擊便容易往來遊草露

亦多濕蛛絲仍未收

六句寓言

天機近人事獨立萬端憂

結還正意

鷲爲猛鳥今在空外不及防矣鷗爲閒鳥今在河間自爲無患也豈知以彼空外及此河間飄飄而來搏擊甚便鷲猛如此鷗之往來容易者鷗之愚也况草露迷濛蛛絲密布哉鷲鳥空外使人不及防草露蛛絲使人不及防不及防者搏擊固忽及不防者羅織亦暗施何多端也我人處世自任天機人事一透多所不測彼獨立者何能當此萬端紛透矣○此似傷去年出華譏言傾危之故。

遣興五首

公將棄官志在長往
遣興諸作大指可見。

螭龍三冬臥老鶴萬里心昔時賢後人未遇猶視今嵇康
不得死孔明有知音

六句見士
貴知己

又如澗底松用舍在所尋

大哉霜雪幹歲久爲枯林

四句見用
舍由人

螭龍雖臥老鶴有心其未遇則然賢俊猶是也昔之賢
俊幸而遇耳當其未遇何異今人如嵇康孔明有遇有
不遇者一不得其死一有知己也豈獨螭龍老鶴澗底
之松亦然其用其舍在人所求用之則棟梁不用則枯
林見今豈無孔
明知音安在耶

昔者龐德公未曾入州府襄陽耆舊間處士節獨苦豈無
濟時策終竟畏羅罟

以上表
龐公

林茂身有歸水深魚知聚舉

家隱鹿門劉表焉得取

四句申
明上意

昔有龐公抱濟時畧不入州府於襄陽耆舊間獨高處
上之節者誠恐禍患不免也龐公嘗語劉表曰鴻鵠志

於高林暮而得所棲。龜鼈穴於深淵久而得所宿。越今
行止亦人巢穴各得其棲而已。信哉林茂鳥方有歸。水
深魚乃知聚與。古來豈無賢達人得取之者。以欲也。
神龍爲人所察不免狙醜。猛虎爲人所縛不免寢處其
皮其始人得而取其後人得而殺是故以文種不免越
王得以富貴取之以淮陰不免漢高得以齊王取之。龐
公攜家高隱鹿門劉表招之不至非不欲取。
不可得而取也。士亦務爲焉得取者可矣。

陶潛避俗翁未必能達道

二句領至末

觀其著詩集頗亦恨枯

槁達生豈是足默識苦不早有子賢與愚何其挂懷抱

陶潛高行渺致誠哉避俗由今思之一似未達道者夫
惟不達道者恨枯槁昧達生以子之賢愚挂懷抱而不
能自遣我不能爲陶潛解矣。○陶潛採菊漉巾詩酒自
娛未嘗恨枯槁解綬棄官卽賦歸去來達生未嘗不早
作責子詩派諧戲諷未嘗以子之賢愚挂懷抱非達道
不至此山谷曰子美困於山川爲不知者詬病以爲拙
於生事又往往諷宗文宗武失學
故托之淵明以解嘲耳斯得之矣。

賀公善吳語在位常清狂上疏乞骸骨黃冠歸故鄉

生前

爽氣不可致斯人今則亡山陰一茅宇江海日清涼

四句發後

古人不作近有賀知章耳知章越人能操吳語當其在位清狂一官如寄嘗夢遊帝所上疏乞爲道士遂賜鑑湖一曲卽以其宅爲千秋觀服黃冠以道士終至於今清狂爽氣渺不可得乃其山陰茅宇所謂千秋觀者尚在人間過其地挹其風江海之氣清涼日甚一似清狂爽氣蕭蕭未散云

我憐孟浩然

我憐二字直貫至末

衣裋褐卽長夜賦詩何必多往往凌

鮑謝清江空舊魚春雨餘甘蔗每望東南雲令人幾悲吒

孟浩高人憐之者惟我耳何憐爾蓋由孟公布衣終身賈志以沒也况其詩清新直凌鮑謝哉孟詩云試垂竹竿釣果得槎頭鱸今清江之中空有舊魚垂竹竿者之人長夜矣孟集云灌園藝圃以全其高今春雨所餘但有甘蔗灌園藝圃之人長夜矣彼東南襄陽正孟公所居處今日望雲悲吒正悲其衣裋褐卽長夜耳昔之孟

公可憐今之孟公猶是也。○首章造與與在隆中二章
造與與在鹿門三章造與與在彭澤四章造與與在鑑
湖五章造與與在襄陽故里皆棄官之思

造與二首

天用莫如龍有時繫扶桑頓轡海徒湧神人身更長

四句
與

位命苟不存英雄徒自強吞聲勿復道真宰意茫茫

四句
正意

平準書曰天用莫如龍矣其游戲大海宜惟所欲爲乃
或繫扶桑不能自騁一頓義和之轡徒湧海水之波良
由龍用雖神又有神人如養和者以制之耳彼英雄亦
當審所自處保全性命徒然自強亦何益哉所以然者
上有真宰熙熙主之其意茫茫非人可測龍制於神人
英雄制於真宰况非龍非英雄妄自尊大多見其不度
德不量力自取滅亡而
已。語意似謔懷恩輩

地用莫如馬無良誰復記此日千里鳴追風可君意君看

渥注種自與駑駘異六句不雜蹄齧間逍遙有能事二句責成

用馬者

平準書又曰地用莫如馬然馬不同彼無良者不須記也惟千里之足疾如追風斯可君意耳但渥注名種原異駑駘當相諸牝牡驥黃之外不令與蹄齧爲伍則彼得逍遙自如其追風能事必然常可君意御馬者當知審擇矣○當時良將如郭子儀被譖失卷不能有爲如千里馬受羈槽枥豈能展追風之力魚朝恩本無良者命爲觀軍容使大將以下受其節制譬彼駑駘必至債轅詩中旣曰可君意又曰君看是在馭之者

入秦州詩 乾元二年

立秋後題

日月不相饒節叙昨夜隔玄蟬無停號秋燕已如客四句

後平生獨往願惆悵年半百罷官亦由人何事拘形役四句

題之意

四時之序成功者退。日月數定。卽欲相饒。而不可得。非
猶夏今已秋。人事推移。亦如此。五月鳴蜩。秋已過時。號
猶未鞞者。若岌岌乎。不安於樹。動驚秋之感。至於燕春
至秋歸。今日之燕。豈能久客我平生之願。不遇獨往。肯
至遲暮。反不自如。今日罷官而去。亦由人耳。誰可羈縻
我者。使心爲形役也。我決計棄官矣。○秋燕句。公自言
我出華州。如燕。偶巢。今已辭去。
誰爲我主人者。故曰。已如客。

赤谷西崦人家

躋險不自安。出郊已清目。

清目句。領至末。

向日氣暖。逕轉山田。

熟鳥雀。依茅茨。藩籬帶松菊。如行武陵暮。欲問桃源宿。

我至秦州。地有赤谷。躋攀登頓。幾不自安。所喜出郊。眼界始曠耳。但見溪回勢聚。日氣常隨。逕轉路幽。山田恒熟。而况鳥雀。歸飛都依茅宇。松菊偏地。皆繞藩籬。似此風景。何異桃源。我今投宿。不猶武陵問津之人耶。

昔遊

昔謁華蓋君綠袍崑玉脚人棺已上天白日亦寂寞暮升
艮岑頂巾几猶未却弟子四五人入來淚俱落余時遊名
山發軔在遠望良飆遲風期會樓向寥廓林昏罷幽磬竟
夜伏石閣王喬下天壇微月映皓鶴晨溪響虛駛歸徑行

已昨豈辭青鞋處恨望金七藥

以上叙王屋之遊

東蒙赴舊隱尚

億同志樂伏事董先生於今獨蕭索

四句叙東蒙之遊

胡爲客關

塞道意久衰薄妻子亦何人丹砂負前諾雖悲鬢髮變未

憂筋力弱杖藜望清秋有興入蘆霍

以上入秦思訪董鍊師

我昔年曾遊王屋山講華蓋君綠袍崑玉誠神仙之姿
惜人棺遐舉白日空甬耳雖巾几尚在弟子猶在乃入

門寂寞灑淚相看我山遊之興發朝於此既違夙願能
免含悽庶幾凝神嘿期冥觀於時磬聲初罷伏閣旁皇
恍見王喬跨鶴而下未幾向晨溪寂歸踪已迷回首王
喬皓鶴果安在耶只因尋山之興夢想常然所由累蔭
不辭無奈紫金難得也因辭王屋遊東蒙再訪元逸人
此時同志者有李白伏事者有董鍊師踞此至今依然
蕭索今日遠客關塞道意久衰繫戀妻孥丹砂負約但
鬢髮雖髮筋力猶堪聞董鍊師者近隱衡陽廬霍間當
此清秋杖藜而往乘興爲衡霍遊豈以昔遊不遂道念竟衰耶

秦州雜詩二十首

前數章大意謂朝廷全師喪於安史至吐蕃失防將來
秦州不盡沒吐蕃不止後數章欲卜築於仇池東柯

滿目悲生事因人作遠遊

包二
十首

遲迴度隴怯浩蕩及關愁

水落魚龍夜山空鳥鼠秋

四句寫
秦州

西征問烽火心折此淹

留

結自
歎

恁烽火。今日生事滿目堪悲不得已而因人違客秦州耳。顧此隴坂九折人上坂者悲思故鄉我亦遲回怯隴有魚龍水。水落向夜其聲鳴咽。隴有鳥鼠山山空當秋其氣蕭條况吐蕃近陷河源朝廷方事西征我此來正欲淹留值此烽火不禁心折非悲生事亦何緣爲此遠遊也。○秦州古天水郡外逼吐蕃朝廷命使修好遣將西征必由於此故首章有西征烽火之悲因人者疑因東柯谷姪佐也。

秦州城北寺傳是隗囂宮苔蘚山門古丹青野殿空

四句寫隗

宮月明垂葉露雲逐度溪風

二句景

清渭無情極愁時獨向

東

二句感懷

借隗囂托諷。秦州城北此何寺耶相傳是後漢隗囂宅也。隗囂當日據天水背正朔如今安史今其宅廢爲寺矣。苔蘚滿門爲時已古丹青野殿間爾無人但見露葉空明夜垂落月溪風爭逐日送歸雲耳。彼長安在酉

我心本西向長安。今此渭水無情之極。當我愁時。東向而流。亦獨何哉。○按水經注。寺枕秦山。接渭水。渭水東合冀水。又東與新陽崖水合。卽隴水。東逕瓦亭。卽隗囂使牛邯所守處。岑參見渭水。思秦川。渭水東流去是也。或曰。渭水東流長安。公已西適秦。而渭獨東流。自歎不如渭水無情之物。且能如此。亦是。

州圓領同谷驛道出流沙

二句秦州

降虜兼千帳居人有萬家

馬騎朱汗落胡舞白題斜

四句降戎

年少臨洮子西來亦自誇

二句諷辭

賦降戎。秦州都督領天水隴西同谷三郡。其圖志可考。我朝使者出使吐蕃驛道不一。其近贊普牙帳者爲勃令驛。從此而出。卽是流沙。真控制吐蕃之要地。所憂者降戎雜處耳。其隸秦州者聯毳帳以居。或大拂廬。小拂廬。有千帳之多。若秦州土著者居人止有萬家耳。以千帳降戎雜處此萬家中。何以堪此。顯此降戎其馬則騾朱汗。其舞則斜白題。宜其誇也。彼自臨洮來者年少無知。不以爲憂。亦自誇其技擊。良可怪耳。夫秦州惟居

人鮮少故守禦者取給於臨洮年
少西來自誇幾爲降戎竊笑矣

鼓角緣邊郡川原欲夜時秋聽殷地發風散入雲悲

承鼓角句

抱葉寒蟬靜歸山獨鳥遲

承欲夜句

萬方聲一槩我道欲何之

結挽前章
淹留意

咏鼓角 皮鼓角聲本邊塞防秋之具鼓角起邊郡則
川原已入夜矣其聲何如如雷出然雖曰緣邊郡實不
知起何地也覺隱地發耳秋聽故也下焉隱地發上焉
入雲悲鼓角在下何以入雲風散故耳其聲爲風所散
雖曰緣邊郡而已入雲際悲聲何遠也此時抱葉寒蟬
聞鼓角而不敢鳴其聲則靜此時歸山獨鳥聞鼓角而
不敢止其棲則遲川原故自此欲夜耳夫寒蟬驚鼓角
且聲爲靜獨鳥怪鼓角且棲爲遲况我客子今日萬方
被兵萬方鼓角亦安能去秦州而
他有所之所由心折此淹留也

南使宜天馬由來萬匹強浮雲連陣沒秋草徧山長

應風回紆

聞說真龍種猶殘老驥驕哀鳴思戰鬪迴立向蒼蒼

隱喻子儀

冀任郭子儀

沙苑別名爲南使至德二載葉護留兵

沙苑自歸取馬軋元元年回紇遣驍騎三千助討慶緒

信乎此地宜牧天馬其萬匹之強由來舊矣乃相州之

役尤節度師潰於滏水回紇亦止存十五騎自相州奔

還再匹強安在哉浮雲之馬連陣沒矣秋草之生徧山

長矣獨不有真龍種乎我聞其說又不有老驥驕乎尚

有餘勇此老驥驕雖滏水之師一時暫蹶其侈力之志

未嘗敢忘蓋仰首哀鳴常思戰鬪者誰則知之惟有兀

然迴立思見亮於蒼天而已○真龍種是趙王係非廣

平王似軋元二年七月李光弼代郭子儀光弼畏魚朝

恩願得親王爲副於是以前趙王係爲天下兵馬元帥光

弼副之曰聞說者時初勅遣也老驥驕指子儀時子儀

以朝恩譖召還京師蒼蒼喻君蓋子儀見

諸於朝恩庶見亮於至尊殘字作餘字用

城上胡笳秦山邊漢節歸

漢節歸領

防河赴滄海奉詔發

金微士苦形骸黑林疎鳥獸稀

四句正爲漢節不歸故

那堪往來戎

恨解鄴城圍

結慨
往事

傷戍卒。城上胡笳薄暮奏矣。山邊漢節亦宜歸矣。惟漢節不歸。故防河之卒已赴滄海而遙奉詔之臣又自金微而發。往來何紛紛也。此時士苦形骸俱黑。征人罷疲。可知。林疎鳥獸亦稀。戍士失所。依可知。此往彼來。更番調遣。所以至此。彼滄海之卒爲安史往。金微之師爲吐蕃來。能無致恨於六十萬人。盡沒於鄴城之解圍哉。○至德二載。肅宗遣南巨川報聘吐蕃。未幾吐蕃入之。公有傷往事。故以下五章反覆使節。若冀其歸。若訝未歸也。當時外有吐蕃。內有安史。公恨安史未滅。使節未歸。兵力不能專用於吐蕃。以至征戍之師往來勞苦。夫安陽之役。朝廷以九節度會師圍鄴。安史有可滅之會。魚朝恩阻撓軍事。不從。光弼謀先拔魏州。反使思明引兵趣鄴。而鄴城之圍解。一時六十萬人盡沒於鄴。征調紛紛。有自來也。向使鄴城之師。寇期盡滅。則今日征西之役。專力吐蕃。豈不甚快。頌言及此。痛恨於安陽之役。魚朝恩阻撓軍事耳。木潰。頌曰。解者爲九節度諱言之。

莽莽萬重山。孤城山谷間。無風雲出塞。不夜月臨關。

四句
塞上

屬國歸何晚樓蘭斬未還

二句使節

煙塵一長望衰颯正摧顏

二句總結

專諷使節不還。秦州襟帶隴蜀高山萬重孤城卽在其間山多則雲長出塞不必風也月臨關則又恒疑其不夜塞上之景如此我日望使節還也乃但見雲出塞月臨關耳苟使者能爲蘇屬國杖漢節而不屈今日雖未歸無害也但不知能爲蘇屬國否苟使者能爲傅介子斬樓蘭而後還今日雖未歸何傷也但不知能爲傅介子否我諷屬國歸何晚意者樓蘭斬未還煙塵一望衰颯摧顏奈之何哉

聞道尋源使從天此路回牽牛去幾許宛馬至今來

四句承使

節一望幽燕隔何時郡國開東征健兒盡羌笛暮吹哀

四句

傷內寇

承上。河源在天上使者尋源往從天回出來舊矣其犯牽牛星而去誠不知爲路幾許庶幾能爲張壽也乃

人宛馬而歸至今亦宜早來亦何難爲李廣利耶使節不歸亂靡有定既梁幽燕如安史者自若也竊據郡國馬安史者更多也先是天寶十四載祿山初反朝廷以兵籍少於京師召募十萬號天武健兒至德以來一盡於陳濤再盡於清渠今九節度之師又潰於鄴城至六十萬人俱盡天武健兒尚有幾人宜徧地羗人問樵吹者不勝哀怨也彼爲使者乃牽牛徒去宛馬不來耶○前章謂使者不能如蘇武仗節傳介子立功此章謂使者不能如張騫使絕域李廣利伐宛得馬無非諷辭

今日明人眼臨池好驛亭叢篁低地碧高柳半天青稠疊

多幽事喧呼問使星

六句驛亭

老夫如有此不異在郊垆

二句自况

賦驛亭亦諷使節秦州所見大率降戎明人眼者惟驛亭耳驛亭臨池處柳竹蕭疎高低作豔明人眼如此不幸處於衝煩喧呼不輟日看使節往來耳雖有叢篁高柳之幽事誰復過而賞此若使老大假館雖處喧地無異郊垆庶不負此好驛亭也○公思假驛亭非慕驛亭甚言使節往來喧呼塵益爲此解嘲之言

雲氣接崑崙涔涔塞雨繁

二句雨勢

羌童看渭水使節向河源

二句時事

煙火軍中幕牛羊嶺上村

二句羌戎兼點雨景

所居秋草靜正

閉小蓬門

二句自謂

悲使節不還羌戎雜處

塞外崑崙已是吐蕃之境乃

秦州雲氣直接於此雲氣接則塞雨來矣降戎久處遺種遂有羌童彼渭水東入於河羌戎看渭水之東流使

客向河源而不返果何爲哉此時塞雨中羌戎雜處煙火交接直過軍中之幕牛羊相半亦滿嶺上之村若我

所居當此塞雨中秋草深蓬門閉羌戎焉得擾我耶○

水注渭水東至船司空入河上曰看渭水下口向河源語意一串

蕭蕭古塞冷漠漠秋雲低黃鵠翅垂雨蒼鷹飢啄泥

四句承上

蕭蕭門誰自北漢將獨征西不意書生耳臨衰厭鼓聲

四句

時事

此章爲前後脈絡。當此雨後古塞冷矣。秋雲低矣。黃
鵠本摩天之翮。今翅垂雨。猛士幾困與蒼鷹本飽。屬之
物。今飢啄泥。師徒能宿飽與。况思明久。據薊門。今自北
進。勦者何人。征西以討吐蕃。問使臣何往。獨勞漢將也。
內冠未平。外夷方熾。中原鼙鼓。臨衰飽聞。亦獨何哉。
味薊門誰自北。漢將獨征西。二句公恨解鄴圍。反覆仗
節。良有以也。夫修好外夷。朝廷原非得已。特以內寇未
平。時事多故。姑借修好。以戢夷心。使得專力。以除內寇。
然此乃使臣之職。誰料使節空煩。修好不驗。使今日東
征將士。重有兩征之役也。薊門自北。卽直搗幽燕。意當
時直搗幽燕之說。先見者清河客李尋也。李光弼郭子
儀亦請引兵直取范陽。覆其巢穴。抵則李泌勸肅宗遣
安西西域之衆。並塞西北。自歸檀南。取范陽。薊門誰自
北。傷直搗幽燕之無人。漢將獨征西。諷使臣報聘之無
效。語意至此並透。

山頭南郭寺水號北流泉老樹空庭得清渠一邑傳秋花

危石底晚景臥鐘邊

六句南郭寺

俛仰悲身世溪風爲颯然

二句

感 僕

賦南郭寺 秦州有城北寺又有南郭寺城北寺枕秦山接渭水南郭寺控山頭帶北流所見寺中老樹占空庭之勝似獨得者至於北流泉即清渠名清水者爲一邑所傳於時危石之底秋花生焉一何失所臥鐘之邊晚景落焉能幾何時凡此皆俯仰所及者仰則見山頭寺俯則見北流泉仰則見老樹婆娑俯則見清渠湛淨仰則見沉沉焉鐘邊晚景俯則見冉冉焉石底秋花一俛一仰身世之悲交集矣夫身世之悲只自悲耳乃溪風亦颯然而動似溪風亦知我悲者知我悲亦惟溪風而已

傳道東柯谷深藏數十家

二句領至末

對門藤蓋瓦映竹水穿

沙瘦地偏宜粟陽坡可種瓜船人相近報但恐失桃花

賦東柯谷

秦州枕山麓有東柯谷者人曾傳道其可

居云此間深藏者有數十家此數十家其對門之藤直蓋於瓦其映竹之水曲穿於沙其谷中地雖瘦偏宜種粟其谷中坡向陽更可種瓜傳聞如此何異桃源况船

人近更相報謂舍此不居是失桃源也夫
桃源可失乎哉○公姪佐居此故曰傳道

萬古仇池穴潛通小有天神魚久不見福地語真傳

四句仇池

近接西南境長懷十九泉何時一茅屋送老白雲邊

四句卜居

仇池

賦仇池不獨東柯更有仇池仇池四面斗絕爲小有
洞天附庸此地潛通可以避世穴有神魚食之者仙
雖則云然久不見矣至洞天爲福地此則語真傳耳况
西南一帶正十九泉所在爲神魚所出者仇池近接之
我平生長懷此地思於白雲深處一
茅終老今客秦州庶幾足遂我願耳

未暇泛滄海悠悠兵馬間塞門風落木客舍雨連山

二句承兵

間燕阮籍行多興龐公隱不遺東柯遂疎嬾休緝髮毛斑

四句

應承泛

滄海

承東柯谷 我壯年便志浮海今未暇茲而客秦州者
只爲烽煙未靖且寄身兵馬間耳夫兵馬間何堪久處
况塞門吹落木之風客舍有連山之雨乎每念阮籍車
轍率意獨行龐公出處採藥長往二賢何等疎懶彼東
柯谷誠得遂我疎懶亦何妨爲阮籍龐公白髮種種撫
獨不顧矣然則滄海雖未服泛庶不終於兵馬間哉

東柯好崖谷不與衆峯羣落日邀雙鳥晴天卷片雲野人

吟險絕水竹會平分五句總言採藥吾將往兒童未遣聞

結還卜
居意

承上 秦州之山莽莽萬重東柯之崖谷獨好者於衆
山中卓絕不羣耳落日有情若邀雙鳥晴天無意偶卷
片雲而且野人之吟常於險絕水竹之傍會許平分此
皆衆峯所無者定須投老於此所慮兒童聞之徒亂人
意我行不果矣此行採藥休遣兒聞果哉長往我棄妻
子如散屣也○十三章有映竹水穿沙句故此章有水
竹會平分句

邊秋陰易夕不復辨晨光

二句領至末

簷雨亂淋幔山雲低度

嚙鷓鴣窺淺井蚯蚓上深堂車馬何蕭索門前百草長

六句

總寫

秋陰

客舍苦雨。邊秋多陰。未夕恒夕。故有晨若無晨。晨光亦不復辨也。客舍有幔簷。雨淋幔者。亂不可止。客舍有嚙山。雲度嚙者。低不復開。客舍有井。鷓鴣性貪而捕魚。今窺淺井。是使客子不有此井。客舍有堂。蚯蚓性廉而飲泉。今上深堂。似憐客子。獨處此堂。無非秋陰使然。此時車馬蕭索。蓬蒿滿門。寂寂秋陰。晨昏不辨。客子窮矣。○鷓鴣水鳥。宜江湖。今窺淺井。蚯蚓土蟲。宜野壤。今上深堂。皆失其所。九歌。鳥何萃兮蘋中。昏何爲兮木末。大意相似。

地僻秋將盡山高客未歸塞雲多斷續邊日少光輝

承秋將盡

警急烽常報傳聞檄屢飛西戎外甥國何得近天威

四句客未

故歸之

隱讓使臣 秦州僻矣况值秋盡亟望使節歸耳其如
山徙高使客未歸何於時塞上之雲頻有斷續邊地之
日亦少光輝地僻秋將盡如此所見者烽常報所傳者
機屢飛吐蕃正復充斥彼吐蕃於我本屬甥舅亮天威
禪赫誰復敢通或使臣啓費故耳山高客未歸是可歎
也○貞觀間太宗以文成公主下嫁并贊弄贊執婿禮
甚恭景龍間中宗又以金城公主下嫁普贊普贊表稱
世尚公主義同一體中間張玄表等與兵寇鈇遂使二
城交惡甥深識尊卑安敢失禮是吐蕃不敢犯天威也
其後明皇仆金城公主所立赤嶺碑遂失吐蕃心然至
德初尚有助討祿山之請二載南巨川報聘反陷西平
又陷河源先王馭夷羈縻不絕修好雖非上策罷兵息
民不失爲中策今使客不還烽常報檄屢飛豈西戎敢
近天威實爲使者辱君命啓邊釁也公特隱其指微其
辭曰西戎外甥國何得近天威欲爲使者
自維其故前數章疊讓使臣至此並透

鳳林戈未息魚海路常難候火雲峯峻懸軍幕并乾風連

西極動月過北庭寒

六句收前西征一事

故老思飛將何時議築壇

二句任將

承上吐蕃未平鳳林之戈何時得息魚海之路至今
爲難於時斥堠之火連峯舉者熾而且高孤懸之軍掘
井飲者往往無水彼西極爲吐蕃之處風連欲動北庭
爲控吐蕃之處月過加寒此時亟須飛將欲得飛將亟
須築壇屬在故老昧昧我思日望之矣○易曰井收勿
幕井口爲收勿幕以資汲者今日幕井是無人汲也無
人汲是無戍也凡軍旅所在必先論井泉漢時耿恭以
匈奴蕩絕澗水穿井不得水恭整衣向井拜水泉湧出
今日幕井乾水竭可知亦見時無耿恭故思子儀也風
連西極動吐蕃有飛揚之勢月過北庭寒似傷李嗣業
嗣業爲北庭節度乾元二年正月鄴城之役中流矢薨
故老公自謂飛將指子儀公意子儀雖有鄴師之漬不
妨使收效於吐蕃故前曰仍
發老驥驕此曰故老思飛將

唐堯真自聖野老復何知

二句領至末

矚藥能無婦應門亦有

兒穢書聞禹穴讀記憶仇池爲報駕行侶鶴鵲在一枝

結出藥官之素意。今日唐堯誠然自聖我爲野老不識不知亦順帝之則耳。野老隱矣有借隱之人。曉藥養生安能無婦應門待客幸亦有兒有借隱之地。昔日放菁曾開禹穴至今讀記尚想仇池至若駕行舊侶自佐唐堯鶴鵲小禽甘棲似棘東柯一枝從此逝矣。○學道者必曰棄妻孥長住者必俟婚嫁畢終是識力未透蓋對孺人抱膝于不害做通高致攜妻子入鹿門適成麗公逸節梁鴻有借隱孟光陶潛有侯門釋子古來達士豈必定舍妻孥公曰曉藥能無婦應門亦有兒是本分佳話。

野望

清秋望不極迢遞起層陰

二句領至末

遠水兼天淨孤城隱霧

深葉希風更落山迴日初沉獨鶴歸何晚昏鴉已滿林

天空秋霽一望無極迢遞之處又起層陰但見遠水與長天一色孤城與薄霧俱深葉已落矣因風更稀山色

迦也夕陽初沒鶴歸何晚鶴宜晚也鴉棲滿林鴉宜滿
哉野望真無極矣○清秋爽氣層陰蔽之是小人蔽君
之象見幾者能遠於害獨鶴是也
昧於幾者爲羣鴉應有滿林之棲

雨晴

天際秋雲薄從西萬里風今朝好晴景久雨不妨農

四句
晴景

塞柳行疎翠山梨結小紅胡笳樓上發一雁入高空

四句
晴景

雲從秋薄風自西來雨晴候也此今朝之景分外加好
夫雨則妨農既晴雖前此久雨農事何妨故豈特農事
塞柳疎翠因風成行山梨小紅得雨亦結况入耳者笳
聲秋風送之觸目者雁行秋雲隨之笳聞樓上雁入高
空亦雨晴使然
晴景真好矣

初月

光細弦欲上影斜輪未安微升古塞外已隱暮雲端

四句
實寫

初月河漢不改色，關山空自寒。庭前有白露，暗滿菊花團。

四句

虛寫
初月

初月何如弦未上，欲上輪將安未安。凡以光尚細，影猶斜耳。方其微升，勢若當空未幾已隱。光難普被於時，河漢之色依然如故。關山之處徒然自寒。月光明則花露亦明，月光暗則花露亦暗。雖曰初月，猶無月也。

天河

常時任顯晦，秋至最分明。

二句領
至末

縱被微雲掩，終能永夜

清含星動，雙闕伴月落。邊城牛女年年度，何曾風浪生。

天河常時聽其顯晦，一當秋至，分外分明，豈無微雲掩其光彩，然於永夜終自常清也。况含星浮闕，常近至尊，伴月沉城，勿傷淪落，其分明又如此。彼牛女渡河，常於秋至，天河任其自渡，風浪不生，河身有定，故其分明亦常有常耳。○詩意謂君子處遇顯晦，隨時亮節，耿耿時窮，顯見不猶天河常時任顯晦，秋至最分明乎。雖有小人

流言暫掩其光，乃其常明之體，終不爲其所蔽，不猶天河縱被微雲掩，終能永夜清乎？含星動雙闕，天河近而有光。君子心，依至尊，亦若是耳。伴月落邊城，天河遠而有輝。君子自安，還棄亦猶是耳。况世自風波，吾嘗安止。彼天河映水，結體牛女，雖渡風浪不生，亦由其體。恒定也。黃鶴云：公爲小人所間，出華州，故詠此。

東樓

萬里流沙道，征西過此門。但添新戰骨，不返舊征魂。

四句東樓

時樓角凌風迥，城陰帶水昏。

三句東樓之景傳聲看驛使，送節向

河源。

挽合前四句

秦州東樓下有驛道，茫茫萬里，卽通吐蕃之流沙道也。願此城門征西者，年年過此，但見其自此門去，幾見其自此門返。從前去者，爲舊征魂；今日往者，爲新戰骨。於此日滅於彼日添也。於時樓上吹角，凌風彌迥，城隅向陰，帶水常昏。彼河源使節，正往吐蕃和好者，和好以罷一息戰，庶征西之過此門者，得而少止。寄語驛使，送節

河源則有人望其遄歸果
何日幸勿爲吐蕃所羈哉

山寺

野寺殘僧少山園細路高麝香眠石竹鸚鵡啄金桃

二句隱承

亂水通人過懸崖置屋牢上方重閣晚百里見纖毫

四句承足

細路高

野寺山僧所餘無幾寺在山上路細且高山園內森森
石竹麝香間眠瑣瑣金桃鸚鵡啄所見止此僧誠少
矣細路之高何如俯見亂流渡者行人過而不阻仰見
懸巖構者屋宇置而偏窄所憑既高故能見遠百里纖
毫都在眼中上方高重閣深晚則暗百里遠纖毫微而
乃畢見故爲奇也○按天水園經東柯谷南麥積山有
瑞應寺閣道縈旋上下千餘尺故詩云山園細路高上
下水縱橫可涉故詩云亂水通人過又玉堂閒話云麥
積山梯空架險而上其間千房萬室懸空躡虛故詩
口懸崖置屋牢高檻可以眺遠故詩曰百里見纖毫

天末懷李白

涼風起天末君子意如何

領下六句

鴻雁幾時到江湖秋水多

文章憎命達魑魅喜人過應共冤魂語投詩贈汨羅

兩流夜郎地屬天末涼風起此意何如哉庶幾鴻雁北鄉可以寄書今也杳然况在水一方溯洄從之道阻且長也彼文章與命從來相左命達則文章賤文章高則命窮所以憎命達魑魅爲小人之類與君子原不相能宜乎喜其來而甘之既阻於鴻雁又達於江湖既見困於文章又見害於魑魅君子之意果如何哉古屈原亦君子也兩流夜郎原放湘江爾之心卽屈原之心是爾之心惟屈原知之想爾此時惟有投詩以贈汨羅與屈原之冤魂共語爾君子意何如庶幾如此

蕃劍

致此自僻遠又非珠玉裝如何有奇怪每夜吐光芒虎氣

必騰上龍身寧久藏

六句
番劍

風塵苦未息持女奉君王

結到
致此

二
字

俗眼於物必耳目近玩而珠玉裝者爲奇怪番劍異是
每夜光芒咄咄逼人者何故蓋由此劍有虎氣係龍身
耳今日風塵未靖君王須用正急持汝
奉之行見虎氣龍身光芒滿六合矣

銅餅

亂後碧井廢時清瑤殿深銅餅未失水百丈有哀音

二句
承時

清

側想美人意應悲寒甃沉蛟龍未缺落猶得折黃金

四句

承亂
後

喪亂後碧井廢矣雖有銅餅無可效能若前此時清瑤
殿自深嗟爾銅餅幸供汲取在銅餅自以時清瑤殿從
此長被收錄勿悲失水乃人情當汲水則用之失水則
棄之誰念未失水時架轆轤牽素縷哀音有至今在耳

者彼美人誠想手挽銅餅牽絲秋水日今沈寒鬢豈不
惻然寧失水竟遐棄哉况此銅餅雖然失水其刻畫蛟
龍黃金兩耳縱然缺落猶堪折取銅餅未可棄矣○銅
餅汲水於碧井猶士君子効能於國家銅餅見用於美
人猶士君子不見棄於君王特
所悲者失水耳全是放逐之感

寓目

一縣蒲萄熟秋山首藉多關雲常帶雨塞水不成河羌女

輕烽燧胡兒掣駱駝

六句寓目

自傷遲暮眼喪亂飽經過

二句寓目

之感

惟西域人種蒲萄釀酒種苜蓿餵馬秦州內地亦生此
種土物如此尚堪寓目否且關山多陰雲常帶雨塞地
多沙水不成河風景如此尚堪寓目否烽燧何物而輕
之輕烽燧習烽燧也羌女猶然羌兒可知駱駝何物而
掣之掣駱駝習駱駝也胡兒且然壯者可知種類如此
尚堪寓目否彼伊川披髮辛有傷之今土物則蒲萄苜

宿風景則鬪雲塞水種類則羌女胡
兒自傷老眼喪亂袍經感慨係之矣

卽事

聞道花門破和親事却非

二句領至末

人憐漢公主生得渡河

歸秋思拋雲髻腰肢臙寶衣羣兒猶索戰回首意多違

國家資花門兵以討賊故有和親一事聞道溢水之敗
骨爰亦潰奔京師可汗隨死是花門亦破矣昔年以公
主下嫁本資其兵力今花門潰可汗死國家和親之事
應悔其非我聞可汗死時國人欲以公主殉公主曰回
紇萬里結婚木暮中國吾不可以殉故今日得渡河生
還也可汗死公主雖不殉聞亦爲勢面而哭爲可汗居
發宜今日歸拋雲髻餘寶衣耳朝廷向資花門以助戰
今賊猶索戰而花門破公主歸回首和親不亦意多違
哉○蔡氏曰時回紇爲史朝義誘之爲寇故曰回首意
多違此係上元間事非公主聽歸之年按史軌元二年
秋史思明命諸郡太守各將兵從
已向河南分爲四道是羣兒索戰

歸燕

不獨避霜雪其如儔侶稀四時無失序八月自知歸

今秋

歸之春色豈相訪衆雛還識機故巢倘未毀會傍主人飛

四句

來春之訪

燕歸人知其避霜雪耳不知爲秋來去盡儔侶已稀也
四時有序八月知歸與時推移道固如是然秋去春來
春色雖無訪雨之日春來燕至衆雛原有識機之明春
色回則霜雪消衆雛至則儔侶集故巢無恙乎主人不
棄乎今日歸燕依然明年來燕特難必者主人耳○嘗
讀谷風棄婦始曰無逝我梁無發我筍何其厚也至門
我躬不閱遲恤我後又歎其決絕之甚公曰故巢倘未
毀會傍主人飛明知故巢已毀不敢謂主人無恙奉奉
然猶冀主人勿棄身雖棄官心還戀主也
彼前度劉郎玄都觀裏之作何足語世

促織

促織甚微細哀音何動人草根吟不穩牀下夜相親

二句承哀

音

久客得毋淚故妻難及晨

二句承動人

悲絲與急管感激異

天真

二句總結

促織細甚哀音動人哀音何如始吟草根寒侵不穩繼入球下夜久相親彼人之可哀者莫如久客與故妻蓋久客爲無家之人故妻爲已棄之婦聽此哀音安能忍淚及晨也所以然者促織之音發於天真非急管哀絲可比故其感激爲獨切云

螢火

幸因腐草出敢近太陽飛未足臨書卷時能點客衣

承首句

隨風隔幔小帶雨傍林微

承次句

十月清霜重飄零何處歸

結意仍歸腐草

螢火時當季夏，已是三陰。幸因腐草化而爲質，敢近太陽飛哉。蓋太陽爲君位，螢火本宵行，譬彼小人亦欲上亢至尊，終不敢者，地位使然耳。惟其因腐草而出，故以臨書卷，則不足。彼書卷之氣，原不相親也。點客衣，則有餘，彼塵污之性，其所從來也。惟其不敢近太陽，故脂韋之態，則隨風飄帶，雨落猥瑣之姿，則隔幔小傍。林微，況清霜一至，飄零無所，亦終歸腐草耳。其無持危之節，又如此。

兼葭

摧折不自守，秋風吹若何。暫時花載雪，幾處葉沉波。體弱春苗早，叢長夜露多。四句承摧折不自守江湖後搖落，亦恐歲蹉跎。

二句結秋風吹若何

兼葭弱卉，自守難矣。至秋而敗，亦奈之何。當其暫時花亦帶雪，不知幾處葉已沉波。良由體弱，苗早故亦先摧。叢長露多，故難持久。其摧折不自守如此，至於江湖搖落，空悲歲暮，嗟何及耶。秋風吹若何，誠不知若何矣。

此言庸碌人其平生不能植立大節易奪是摧折不自守秋風吹若何也當其依附權貴亦藉榮施不知到處披靡已喪氣節是暫時花戴雪幾處葉沉波也其趨榮常在入先得時最早其乞憐恒於暮夜感恩最多是體弱春苗早叢長夜露多也一當患難與時變遷火災崑岡玉石俱碎是江湖後搖落亦恐歲蹉跎也藤山之叛如陳希烈張均兄弟皆因貪位希寵不自樹立使然至六等定罪誅者誅自盡者自盡兼葭之作有以也夫國風兼葭本懷伊人此以不自守說入意別有寓

苦竹

青冥亦自守軟弱強扶持味苦夏蟲避叢甲春鳥疑軒墀
曾不重翦伐欲無辭四句承軟弱強扶持幸近幽人屋霜根結在茲

二句結青冥亦自守

竹爲苦竹雖則不高乃亭亭青冥亦能自守人見其軟弱若可壓以勢力不知其勉強扶持自守原不可奪彼

夏蟲感陰氣而生爲趨炎之物竹味苦宜爲夏蟲避也春鳥乘時令而出有高舉之態竹枝卑宜爲春鳥疑懼此春鳥疑也夏蟲避庶可遠嫌春鳥疑不免見猜苦竹於此極難耳夫苦竹既分軟弱之質亦何妨托處軒墀卽軒墀亦不重之苦竹雖無軒墀之分亦何至下夷翦伐卽翦伐亦何必辭也其軟弱強扶持如此見輕於軒墀庶見重於幽人欲遠夫翦伐須善保其霜根今也幸近幽人屋春鳥夏蟲所不及者霜根結在茲又何軒墀翦伐之庸心爲其青冥亦自守如此

日暮

日落風亦起城頭烏尾訛黃雲高未動白水已揚波

二句日落

風亦起之景

羌婦語還哭胡兒行且歌將軍別上馬夜出擁彫

戈

四句城頭烏尾說之意

日落風起城頭之烏尾亦動此時風起白水已波不但烏尾象此時日落黃雲未動此時風起白水已波不但烏尾

說動耳。羌婦胡兒且哭且歌，哭可悲，歌可畏也。征西將軍別秦城而上馬，乘夜出關，擁彫戈以征吐蕃，真有不遑寧處者。日暮所見如此。

夕烽

夕烽來不近，每日報平安。塞上傳光小，雲邊落點殘。照秦

通警急，過隴自艱難。

四句承來不近

聞道蓬萊殿，千門立馬看。

結報平安

塞上烽，有報平安者，每夕一舉，傳至京師，每月報惟恐一日不報也。始而塞上傳光，其烽猶小，繼而雲邊落點，其火將殘，當塞上傳光，故照秦通警急之報，及雲邊落點，則過隴有艱難之憂，其來不近如此。遙想至尊當此旤食，惟恐平安之火不至，故每夕候火立馬千門，但未卜每日報平安果得平安否也。○結意似諷守禦諸臣安邊無策，徒使蓬萊殿上望烽火爲憂喜。

秋笛

清商欲盡奏苦血霑衣

二句領至末

他日傷心極征人白骨

歸相逢恐恨過故作發聲微不見秋雲動悲風稍稍飛

五音中商音主殺其聲不堪盡奏盡奏則血淚霑衣也所以然者此曲爲傷心極耳最傷心惟商音最傷心惟征人聽此曲者大半多屬征人以傷心人聽傷心曲今日血霑衣者正爲他時白骨歸也惟其然此相逢盡奏者恐征人聞之恨其過情故作微聲不忍盡奏豈獨征人彼秋雲悲風本無情之物清商一奏亦似傷心而動者停飛者緩吹笛者看秋雲聽悲風清商之音忍盡奏耶

擣衣

亦知戍不返秋至拭清砧

二句領至末

已近苦寒月况經長別

心寧辭擣衣倦一寄塞垣深用盡闌中力君聽空外音

戍婦曰戍人不返吾豈不知近者戍臨洮河源之陷已
不返戍河北鄴師之潰已不返戍河陽鄭滑等州之淪
沒已不返今日之戍斷其必不返耳然我戍婦秋至拭
砧者念征夫苦寒又經長別故不惜勞苦遠寄塞垣雖
身不能至庶幾征夫聞空外砧聲知
我閨中擣衣之力耳戍婦之言如此

月夜

戍鼓斷人行秋邊一雁聲露從今夜白月是故鄉明

四句月夜

有弟皆分散無家問死生寄書長不達况乃未休兵

四句憶弟

戍鼓一聲人行遂斷邊塞嚴營有如此者此時所聞惟
有雁聲雁爲兄弟之鳥如之何所聞者止一雁聲耶何
夜無露今夜加白者月爲之也何地無月疑是故鄉者
有弟在彼也故鄉有弟月應照之遭此亂離都應分散
故鄉有家月應照之弟既分散焉知死生計惟寄書耳
從前寄書往往不達况今東都一路兵馬筐篋縱使寄
書亦屬浮沉惟有對月相憶而已○是年九月
史思明陷東京及鄭滑齊汝四州故曰未休兵

遣興

干戈猶未定弟妹各何之拭淚霑襟血梳頭滿面絲地卑

荒野濶天遠暮江遲

二句應首聯

衰疾那能久應無見汝期

二句

聯

戈望干戈定訪弟妹今猶未定卽弟與妹亦不知一方
與否而各何之也所由淚枯成血髮變爲絲耳遙想江
南干戈未定不識地卑天遠荒野暮江間弟妹果在耶
否耶我年日老更加多病直恐死喪已近無幾相見如
之何不悲也前章憶弟若穎若觀在河南者故曰故
鄉此章憶弟妹弟豐在江左妹韋氏在鍾離詩中地卑
江遠可見江南自永王璘反後久爲戰場公後寄豐詩
聞汝依山寺杭州定越州至於妹同谷七歌曰有妹有
妹在鍾離良人早歿諸孤癡此曰弟妹各何之直恐抗
州越州鍾離諸處一經喪亂無有定所公送韓十四江
東又云我已無家尋弟妹

八卷終